

在森崎书店的日子

李盈春译

〔日〕八木泽里志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在森崎书店 的日子

[日] 八木泽里志 著

李盈春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森崎书店的日子 / (日) 八木泽里志著 ; 李盈春译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20.3
ISBN 978-7-5442-6950-6

I. ①在… II. ①八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7848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—2019—147

在森崎书店的日子

〔日〕八木泽里志 著

李盈春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策 划 好读文化
责任编辑 李玉珍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内文制作 韩 笑 尚春苓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950-6
定 价 5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◀ 目录 ▶

上部 / 1-162

下部 / 163-346

◀ 上部 ▶

1

我在森崎书店的日子，是从夏初到翌年的初春。

这期间，我住在书店二楼的一个空房间里，每天过着埋在书堆里的生活。房间光线不好，又很狭窄，再加上旧书的霉味挥之不去，总有种阴暗潮湿的感觉。

然而直到今天，我从未忘怀过在那里度过的时光。

那个地方开启了我真正的人生，如果没有那段日子，我此后的人生必然过得没滋没味，单调而寂寞。

绝对无法忘怀的重要所在。

这就是森崎书店于我的意义。

那些记忆，至今仍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。

事情的缘起，突兀得如同晴天霹雳一般。

不，对我来说，那是比天上掉下青蛙还要惊人的事实。

那天，交往了一年的男友英明突然对我说：

“我要结婚了。”

乍一听到，我不禁一脑袋问号。如果他说“我们结婚吧！”我还能理解，或者说“我想结婚”，我也懂他的意思，但他说的是“我要结婚了”，这可太莫名其妙了。结婚是在双方同意基础上成立的誓约，所以他的用词完全错误。再说，这随便的口气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口气冷淡得就像在说“我在路边捡到一百块”一样。

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晚上，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后，在新宿的一间意大利餐厅享用晚餐。那间餐厅位于酒店的顶层，可以眺望霓虹灯闪烁的美丽夜景，是我们俩都很中意的地方。

英明是比我早三年入职的公司同事，我从进入公司时起就暗恋着他，光是和他在一起，我的心就像蹦床一样怦怦直跳。这天晚上是我们久违的单独约会，我非常开心地喝着葡萄酒，可是——

听了他的话，我禁不住反问：“什么？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但他又淡然地重复了同样的话：

“我明年要结婚了。”

“结婚？谁跟谁？”

“我和我女朋友啊。”

嗯？我不禁纳闷地侧着头。

“女朋友？”

没想到他竟然毫无愧色地说出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。对方和我同期进公司，在不同部门工作，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，就连同为女人的我，都会忍不住想紧紧拥抱她。

相比之下，我不但个子高，长相也很普通。他既然已经和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在交往了，为什么还要招惹我呢？他的心思我实在搞不懂。

一问才知道，两人两年半前就开始了交往。也就是说，比我们交往的时间还要长。我不仅不知道他脚踏两条船，甚至从未怀疑过，或是想过有这种可能性。我们的交往在公司里是保密的，我还一厢情愿地以为是他不想在职场造成尴尬，想不到对他说，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他的真爱，只是玩玩而已。究竟是我太迟钝，还是他有问题？

总之，他说两人都已见过对方父母，下个月就完成订婚。我听得直发晕，脑袋里像有和尚在当当地撞钟。

“她说六月举行婚礼比较好，我怎么劝也不听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今年不就来不及了吗？所以现在呀……”

我怔怔地听着从他嘴里吐出的话，只低声回了一句：“是吗，那不错啊。”这句话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。

“哦，谢谢你！不过，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偶尔约会的。”英明微微一笑，笑容一如往常，犹如运动员般清爽开朗。

如果是爱情剧的话，这时应该会站起来，把葡萄酒劈头泼过去吧。但我一向不善于表露感情，总得过后一个人细细思量，才能厘清自己心里的想法，而且当时和尚的钟声也太吵了。

我精神恍惚地和他分了手，独自回到自己的公寓。等到头脑终于逐渐冷静下来，悲伤才势不可当地涌上心头。不是愤怒，就是纯粹的悲伤。猛烈的悲伤太有存在感，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。

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哭了好久，依然丝毫没有止歇的迹象。我连灯也没开，就这样瘫在房间中央哭泣，一边哭一边还傻傻地想，如果这汹涌而出的泪水是石油，我就发大财了，然后又为自己的傻气更加泪流不止。

好想有人帮帮我啊，我迫切地想。

可是我无法出声求救，只能独自悲泣。

难堪的境况还在后面。

因为同在一家公司，即使不情愿，也难免要打照面。英明的态度一如往日，却令我愈觉痛苦。不仅如此，有时还会在餐厅或茶水间遇到他的未婚妻。也不清楚她知不知道我和英明的事，每次见面，她总是粲然一笑，向我打招呼。

没过多久，我就变得完全吃不下东西，夜里也辗转难眠。体重直线下降，即使靠化妆尽力掩饰，脸色也苍白得像死人一样。上班的时候，泪水也时不时就涌出来，不得不一次次躲到洗手间吞声饮泣。

过了两个星期，我感到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到了极限，终于向上司提出辞呈。

最后一天上班时，英明还开朗地跟我说：“就算辞了工作，还是可以在一起吃饭呀！”

同时失去了男友和工作，那苦涩的况味，就仿佛突然被放逐到了宇宙空间一般。

我出生于九州，在当地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东京工作，因此认

识的人都是公司的同事。我又很怕生，不太擅长与人交往，在北京没有任何知心朋友。

回想起来，我此前二十五年的人生一直都是“还过得去”。出生于还过得去的小康家庭，毕业于还过得去的大学，就职于还过得去的公司……有时我会想，这辈子大约也就这样了，不过倒也很知足。虽然不是幸福到极点，可也不是底层。我的人生本该是这样的。

对于这样的我来说，与英明的相遇是件非同寻常的事。向来被动的我，竟然和自己爱得如痴如狂的人成为恋人，本身就不啻为奇迹。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缘故，这次所受的打击之深，无可估量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

到头来我采取的应对办法，就是一个劲儿地睡觉，睡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。大概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身体才会变成这样吧！只要一钻进被窝，顷刻便沉入梦乡。在自己的小房间，这个只有我孤零零一人的宇宙空间里，我一连睡了好几天。

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，一天夜里醒来时，我发现丢在一旁的手机上有留言电话。

虽然对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没印象，我还是姑且先听听留言。只听一个爽朗的声音突兀地“嘿”了一声，然后说：

“贵子，你还好吗？是我呀，阿悟。我是在书店里给你打的电话，稍后请回我电话。啊，有客人来了，那就再见啰。”

我纳闷地偏着头。阿悟？这是谁呀，我根本不认识。他能叫出贵子这个名字，看来不是打错电话……书店又是怎么回事？

书店。念叨了好几遍这个词后，我终于恍然大悟。

阿悟，对了，就是阿悟舅舅啊！说起来，很久以前听妈妈说过，他继承了曾外祖父在神保町创办的书店。自从高中一年级的時候见过一面，我已经将近十年没见过他了，但那声音的确是过去听过的舅舅的声音没错。

我的背上顿时蹿过一股不妙的预感。这准是老家妈妈的主意。辞掉工作，又和男友分手的事，我只跟妈妈说过，多半是妈妈担心我，私下拜托了他什么。这么一来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

坦白说，我不太擅长和这位阿悟舅舅打交道。他行事不拘一格，让人摸不清路数，对待任何人都自由奔放，我很讨厌他那种嘻嘻哈哈的感觉，就像个怪人一样，让我很讨厌。

不过小时候，我还蛮喜欢他的这种性格，每次妈妈回东京的娘家，我都要去他的房间找他玩。但等到了青春期，我就对他那怪异的个性感到不耐烦，悄悄躲着他了。加上那时他连份稳定工作都没有就突然结婚了，把亲戚们闹得鸡犬不宁。

所以，来到东京后，我也从没想过去见他，尽量避免和他发生瓜葛。

听了留言，直到第二天我才很勉强地打电话过去。如果我不打电话的话，几乎可以看到我妈像大魔王一样暴跳如雷的模样。我念小学低年级的时候，舅舅是二十六七岁，现在应该已经四十多岁了。

电话只响了一声，对方就已接起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森崎书店。”

“啊，是我，贵子。”

“哦！哦！”

话筒的另一边，阿悟舅舅的声音顿时高了八度，和从前一样活力十足。我慌忙把话筒从耳边拿开。

“好久不见！你还好吗？”

“啊，嗯，还好。”

“我知道你来东京了，不过贵子，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呢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工作很忙。”

我随口敷衍道。

“可是你已经辞职了吧？”

猝不及防地被戳中要害，我不由得支支吾吾起来。指望这个

人体贴识趣是不可能的。舅舅继续一个人不停地感叹着“好怀念啊”，然后突然说道：“我有个想法，如果你暂时不打算工作，不如来我这里好了？”

“噢？”突如其来的提议让我一时不知所措，舅舅滔滔不绝地继续往下说：“房租和电费燃气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吧？我这里全都免费。如果你能来书店稍微帮下忙，那就太好了。”

一问才知道，现在书店是由阿悟舅舅一个人打理，他因为腰疼需要去医院诊治，因此想找一个人早上替他开门营业。舅舅自己住在位于国立市的家里，除了营业时间，书店里将只有我一个人，可以切实保障个人隐私。直到几年前为止，舅舅都是以书店为家，因此卫浴设备也很齐全。

我想了想，的确不可能一直保持目前这种状态。照这样过下去，钱转眼就会花光。可是，我现在又不想被别人干涉。

“这会给你添麻烦吧？”我想找理由拒绝。

然而舅舅丝毫不肯放弃：“有什么麻烦的！如果是贵子的话，我热烈欢迎。”

可是，桃子舅妈知道吗？我刚想这样问，又慌忙闭上嘴。

是的，他的太太，也就是桃子舅妈，几年前离家出走了。

那件事在亲戚间也引起轩然大波。舅妈离家出走时，舅

舅那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惹得我妈很是担心，说“会把身体搞垮的”。

我听说这件事时，对舅舅当然深表同情，但也感到事情有种不可思议的违和感。因为新婚之初，两人相亲相爱，桃子舅妈性情也温柔亲切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会离家出走的人。

回想起这些事，我正嘤嘤着的当儿，舅舅已经自说自话地替我做了决定：“那就这么定啦！”

我还在试图抵抗，说：“可是我有行李……”

舅舅立刻回说：“国立的家里是空着的，有的是地方，你把行李寄到那边，只带随身行李过来就行了！”看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

“为了贵子，绝对是这样做的好。你就相信我吧！”

可是，我该如何去相信一个已经十年没见面的人呢？

“那，我这边也要准备一下。”不等我回话，舅舅就说“有客人来了，回头再联系”，径自挂了电话。

茫然地听着电话挂断后的“嘟嘟”的声音，我愣在那里整个人都傻了。

两周之后，我站在神保町的车站里。
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突然之间，自己的人生就以措手不及的速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在那之后，我给妈妈打过电话，她问我“你是要回九州，还是去阿悟那里”，我不情愿地选择了后者。我心里雪亮，如果回了九州，就会被迫相亲结婚，再也无法回到东京。我辛辛苦苦来东京打拼，若是落得这样一个结果，岂不等于承认自己输得一败涂地了吗？我才不干。

许久没出门，只觉得身体晃晃悠悠的。好歹搭电车到了车站，从地铁站一上到地面，炽热的阳光霎时袭来。在我昏睡的日子里，季节早已悄然入夏了。头顶的太阳宛如十几岁的少年，闪亮耀眼。我从公司辞职时，明明觉得夏天还早得很，这时不禁有种连季节都背叛了我的感觉，心头泛起一丝感伤。

这是我第一次来神保町。外祖父的家在国立市，所以我此前一直没有机会来这里。

总之，我站在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前，环顾四周，觉得情况有些异样。